

野性的呼喚目次

賈克・倫敦肖像

關於野性的呼喚……………一

賈克・倫敦的小說(廚川白村作)……………一五

野性的呼喚……………二九

豬仔……………一五七

老拳師……………一七九

關於野性的呼喚

在我讀過的許許多多的小說裏，沒有一本，能夠像這本書——像這本野性的呼喚，這麼使我驚奇，感奮和讚歎的了。這是一本小說，同時又是一本聖書，同時又是一本社會演進和人類爭鬪的歷史。也可以說是一本哲學，是一本達爾文學說的哲學。在這裏面，指示了我們優勝劣敗，天然淘汰的公理，使我們明瞭了在這世上要怎樣去生存。本書的作者賈克·倫敦（Jack London），他有充分的浪漫性，却不是專寫那種風花雪月男情女貌的浪漫性，他是一個自然主義者，又不是那種專寫人類的醜惡方面——如遺傳，性慾，酒毒等類——的左拉主義者。他有極其豐富的想像，同時對於下層社會，又有極其高尚的同情。因此，讀他的作品，比起讀那些自然派諸家的作品，要有趣味得多。他自己宣言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，在他的作品裏，却不是宣傳式的喊口號，喊革命，他只忠實地鋒利地暴露着資本家的專橫和罪惡，對於無產階級洩露着優美的同情。讀他的長篇深淵的人們（The people of the abyss），鐵踵（The iron heel），短篇奇妙的破片（A curious Fragment），就可以看出他這種忠實的態度。他的壽命，雖只有短短的四

十一年，他却是一個多產的作家，在這短短的生涯裏，短篇長篇戲劇雜文，他一共寫了四十九卷。因此，在美國的文壇，把他看成了一個通俗的作家，就是在我們中國，那些寫文壇消息的人，自己並沒有去細嚼他的作品，也時常稱他爲二流三流的作家而加以褒貶了。本來，在他這許多作品裏，難免有些低級的產物，其中如鐵踵、野性的呼喚、白牙、矜誇之家、海狼等，却都是珠玉之作。尤以野性的呼喚，爲壓卷的名篇。在這篇裏，極端地表現了他的浪漫性和寫實性。幾乎無一處不是力，不是詩，不是藝術的芳香。在這極其恐怖極其悲慘的故事裏，充滿了詩意，充滿了北國的情調。陰鬱的森林，驚人的冰川雪道，淒冷的月光山色，北地的奇怪的動物，種種的好材料，織成了一首極其鮮艷的詩。然而在這詩裏，又有哲學，又有科學。又充分地表現了他個人的人生觀。他自己是一個嘲笑文明和因襲的自然論者，懷戀着自然的生活的形態。在這本野性的呼喚裏，就顯然地現出他這種觀念了。

野性的呼喚，是一本七萬字不到的中篇小說，但是，在這裏面，包含了社會演變的種種原則，給了我們許許多多殘酷的教訓。從有人類有社會有國家以來，你專講公理講人道講和平講慈悲，想在這世上存在，你別做夢。要存在，就要武力，要殘暴，要流血，要陰狠的奸詐和惡毒。世界本來

就是一個戰場，你有力你就能生存，無力就死。什麼正義，什麼公道，什麼不抵抗，一切好聽的名詞，都是弱者依賴的符節，強者所拿來欺騙弱者的話。所謂和平也，只有武裝的和平，在強者口中才能發生效力，在弱者看來，簡直可以說等於毫無意義的囁語。日本也就憑着它特有的武力，殘暴，流血和惡毒，安然地奪取它中意的物品了。然而它仍在宣言正義，倡導和平。於是，日本就昂然地站在世界的舞臺。他們的槍砲，他們的陰毒劍，在向四方散射了，他們就得了生存的能力。這種殘暴的公理，野性的呼喚中的主人翁巴克——一隻南方的毛長體壯的狗子——它在北地的許多悲慘的經驗中，真確地感到了。它懂得世上沒有法律，只知道有咬人的牙齒，世上沒有道理，只有打斷筋骨的棍棒。武力是最上的權威，是生存的利器。它是真的懂得了。

『它的頭臉和身上，滿佈着許多狗子的齒痕。它爭鬪的兇猛，和從前一樣，而且比以前更要靈敏。……它很知道牙爪和棍棒的法則。它既然是以死相拼，所以決不放鬆任何有利的機會，也不退避任何敵人。它從司披資以及警察方、面郵政方面等主要的戰犬處，學到了教訓，知道爭鬪上，決沒有折衷的辦法。只有征服人家，或者是被人家征服。以慈悲對敵，是一種弱點。在原始的生活中，本無所謂慈悲的存在。慈悲會被誤認為恐懼的。而這種誤認，便是致死之道。殺，或者被殺，吃，

或者被吃，這即是法則。這個從「時代」的深淵中淘出來的法則，巴克便牢牢地守住了。」

這段話真是不可消滅的法規。『它既然是以死相拼，所以決不放鬆任何有利的機會，也不退避任何敵人。』這正是日本這次對待東北和上海的戰法。巴克和日本都是同樣的懂得，它倆同樣的得着勝利了。巴克能殺死司披資取得了羣狗的支配權，最後能戰勝龐大的牡鹿。做了羣狼的首領，它這種優越的權利都是用生命拼來的。因為它知道要求利就只有死，要生存就只有戰的一條路。『殺，或者被殺，吃，或者被吃。這即是法則。』古代不要說，就是現代，就是號稱文明社會的現代，這種法則，是一點也沒有變的。什麼坦克車，什麼飛機，什麼魚雷，什麼煙幕彈——都是這種法規的擁護物。

可是，這本書的故事是很簡單的。這小說的舞臺，是在極其寒冷的阿拉司加（Alaska）地方。十八世紀的末期，在那裏發現了砂金，許多人到那裏採集金子成了暴富。這個驚人的消息傳到外面來，於是各處的人都潮湧一般地瘋狂一般地奔向北地去，想在那裏去採集誘人的黃金。可是那地方交通既不便利，氣候也非常的壞。到處是高山峻嶺，一年四季都是冰凍的川流和雪道。在那方面旅行，只有狗子拖的橇車，才勉強可以行走。當時的情景，凡是看過滑稽明星卓別麟

主演的淘金記 (Gold rush) 的，都可以想像得出來。因此，狗子在那時候，成爲一般人的需要品了。一匹特別好的狗，可以賣到一千多塊美金，真是駭人聽聞了。本書的主人公巴克，就是一匹生長在舊金山一個推事家裏的南國的馴良的家犬。它在推事的家裏過的生活，是近代文明的生
活，吃的是新鮮的煮熟了的肉類，熱天裏每天同着孩子們在水門汀池子裏洗浴，冬天就躺在推事的客廳的爐旁烤火，這種生活，這種優裕閒逸的生活，養成一隻極其馴良極其忠實沒有一點野性沒有一點反抗性的家犬了。後來推事家裏的一個門房輸了錢，沒有辦法的時候，便偷偷地把巴克賣給一個做狗生意的了。以後，巴克便一天一天地離開了文明的社會，一步一步地走向原始的生活中去了。

在它此後的生活，中，嘗盡了苦刑和虐待。用鉄鍊鎖住頸子，完全失去了自由，重大的棍棒，鋒利的斧頭，一有反抗，就致命地打了下來，它真是幾度地昏迷，幾度地死去，在這種殘酷的虐待中，它苟延殘喘地痛苦地生活着。加之它的同伴們——各種各樣的狗子——對它沒有一點情誼，動不動就攻擊它威嚇它，在它這種變動生活的初期，弄得它頭破血流，傷痕狼藉。可是，它能忍受，它具有一種適應性和耐苦性，懂得了武力是最高威權，懂得了牙爪和棍棒的法律的公理，並

且它還懂得了如何去避開他人的武力而培養自己的武力，於是它漸漸地能夠在那個艱苦的環境中生活下去了。它在那冰天雪地的北國，身體皮毛，也變得更爲堅實，能夠在雪洞裏和冰河上睡覺了。並且，以它那種特有的適應性和戰鬥力，漸漸地在它的同僚中，取得首領權了。它的工作，是同着十幾匹狗，拖着運送郵政的撬車。飲食缺乏，路途艱難，工作苦重，加之同類又互相殘殺，這時候的生活，較之它在南國的推事家時，已是人間地獄了。每每在它冰天雪地的睡夢中，時常想起它的南國溫和的故鄉，想起它的天真的朋友——推事的孩子們，想起它的堂皇親切的主人——推事——，南國的一切，都使它回憶，都使它眷戀，都使它啼笑。它做了多少時候的苦工，走了幾千哩冰川雪道的險阻艱難的長路，用它最殘暴的爭鬪，殺死了它唯一的勁敵司披資——一隻最兇猛的狗子，也是它的同僚。它於是因它特有的威力，獲得了支配權，爲它們那一組的首領了。可是，最後畢竟因爲勞頓過度飢餓過度的原故，便是任何鐵鞭任何利斧，打也打它不動了。別說要它拖車，就是讓它空手步行，也是踉蹌欲跌毫無氣力了。在這緊急的關頭，遇着一個叫蔣沙登的淘金者，他是一個善良的男子，看見它可憐，就從它的主人那裏討了來，養活它，救了它的性命。它有了好的撫養，幾個月後，它又長成一隻毛光體壯的雄狗了。它感着蔣沙登的恩惠，對

他生出濃情厚愛來。它從離開推事的家以來，遇着的都是殘暴兇惡的人，沒有一個不拿鞭子擊它，所謂人類愛這東西，在它是消失盡了。可是，它這次意外的遇着了蔣沙登，失去了的人類愛，一天天地生長出來，時時刻刻怕失去了這親愛的主人，忠心地獻身於他，幾次地救了它主人的性命。蔣沙登也特別地看重它，把它看爲一個忠實的朋友。在遼遠的北國，真是相依爲命地生活着。它雖是湧出了濃厚的人類愛，可是因爲在這荒野的北方住久了，存在它心靈最深處的野性——遠昔的祖先傳給它的野性——時時在它的內部發動。開始它還制止得住，後來時時被這野性的呼喚（The call of the wild）引動了它，在深夜的北國的清冷的月夜，時時聽見它祖先的野犬對它作着長號的呼喚。於是它那種家犬的馴性一天一天地減少，野性一天一天地復活，使它陷於極端苦悶的境地了。然而使它不能決然地離開它現在的地位，加入野犬狼羣中去的，就是爲對於蔣沙登的人類愛所牽制。它一面受着野性呼喚的強烈的引誘，一面又受着純情的人類愛的強烈的羈絆，它真是徬徨、苦痛而狼狽了。後來，它的生活方面，也起了變化，歡喜去捕吃活着的禽獸，小鹿、小兔被它殺害的不知道有多少。它的殘暴性也漸漸地強烈起來，捕殺禽獸的技能也進步了。能夠在樹上追捕松鼠，能夠跳起來捉雀子了。有時它被那種野性的呼喚引

誘得無可奈何的時候，獨自地好幾天跑到深山大谷中，——去找它的野獸的同伴，去找那呼聲的地方。但是每一想到它的親愛的蔣沙登，它又飛奔似地跑了回來，躺在它主人的身旁去獻奉它的溫良。它這時候的生活，是它最苦痛的生活，若沒有蔣沙登，它早已歸還到它祖先的原始生活，成爲一匹純真的野犬，成爲一匹兇狠的狼了。

不久，蔣沙登和他的同伴，被伊哈特的土人打死了。當巴克從深山大谷回來的時候，正看見這場惡鬥，它奮力地咬死了好幾個土人，但是蔣沙登畢竟是被害了。這時候，巴克是無限的悲傷，然而它脫了人間的羈絆，它得了自由，它就安心地加入野性的狼羣，回到它原始的生活中去了。但是，它每年還一度地，率領着獸羣，來到它主人的被害處，作着悲傷的憑弔。這本小說，就在這裏閉幕了。

看着這樣的梗概，或者是無味也說不定，但是讀原作的時候，全部是緊張的，幾乎無一處不引起你極大的感歎和興奮。描寫得那麼巧妙精細，又是那麼盡情盡理，我們讀時，感着這故事的本身，有十分的真實性和自然性。同時絕沒有想到巴克是一匹狗，完全是一個人，完全是我自己。幾乎在每一章每一節裏，都要爲它下淚，爲它痛哭，爲它求救。寫男女戀愛的悲劇，沒有這麼悲哀，

寫窮人自殺的慘狀，沒有這麼悲哀。加之，那北國的冰天雪地，險道高山，人盡糧絕，日冷霜寒的環境，把這悲哀，襯託得更深刻，更沉痛了。讀過這本書的人，總不會怪我過於誇張罷。

● 賈克·倫敦 (Jack London) 於一八七六年一月十二日，生於美國西部的舊金山。他有強壯的身體和冒險的精神。他的幼年時代，同着父母住在利威姆爾谷的農場。八歲到十歲，雖說年紀還很小，因為家窮的原故，已經在家裏幫着父母做苦工了。當時他雖很想讀書，但是沒有錢買舊有的幾本書，被他讀得破爛了。十歲的時候，他家移別到俄格蘭。到了那裏，最使他高興的事，就是能夠在公立圖書館裏借書讀。在那裏，一面進小學，一面做着苦工度日——如販報，送冰，跑街……。十六歲，他又在船上做着種種的小事，開始海上的生活了。當時受他母親的鼓勵，應一家報館的懸賞，把日本海颶風的經過，寫了一個短篇小說寄去，不料竟得到一等的獎金了。後來使他決心投身於文學界，因為這次的成功，確是一個重要的關鍵。

後來，他因為多年的苦工，身體疲勞不堪，於是放棄了職工的生活，開始放浪的生涯了。太平洋，大西洋，美國，加拿大各處之間，到處都有他的遊踪。不料他竟因浮浪罪而入了獄，在他後日的作品裏，曾描寫了這件事。

不久，他又下了決心去讀書，進了中學兩年，考取了大學，到底是因為經費困難又停學了。這時候，克洛達克（Knodike）金鑛發見的消息，打動了他的心。他當時只二十二歲，從幼年就受金錢的窘迫的他，帶着好奇的充滿着希望的心情，加入北國淘金的隊裏了。真像巴克一樣，辛辛苦苦地十幾天中間，走了兩千哩長遠的路程，誰知希望成了一個夢。黃金雖沒有找到，不料竟以當時的經驗，成就了他的名作野性的呼喚了。

他的父親死了以後，家庭的扶養非靠他一人不可，於是他的負擔更重了。他沒有法，試試地執着筆了。意外地，雜誌報紙上都登他的稿子，稿費的收入並不少，他的家用藉此就可以維持，因此他便專在這方面努力了。一九〇三年，他二十七歲的時候，野性的呼喚出版，一躍而成了名家。此後他一天也不休息地寫了下去，十五六年中，成了四十九冊的著作，確定他在文壇上的堅固的地位了。

白牙（White Fang 1906）是稱爲野性的呼喚的姊妹篇。它與野性的呼喚完全相同，是描寫一匹在大森林中生長的幼狼，做了獺，做了鬪犬，最後回到了南國成爲家犬的有趣味的歷史。作者自己也說，白牙是從野性的呼喚的結局的反面開始的。不是 devolution，是 evolution。

不是 decivilization 是 civilization。讀了這本書的人，再去讀白牙，更可進一層地明瞭作者的人生觀和社會觀了。

倫敦氏的少年青年時代的生活，雖是艱苦，然而他得了各種各樣的豐富的人生經驗，使他的作品，加了一種異樣的顏色。有人稱他爲美國的高爾基（American Gorky），這是確有幾分相像的。他的人生經驗最豐富，做過小販，做過跑街，做過拾海蟻的，做過漁業巡查，日俄戰爭的時候，到東方來做過從軍記者，金鑛發見的時候，冒險地到北方去淘過金，到倫敦的貧民窟裏住過，同夫人 Charmian 乘着帆船，在太平洋中航過海。因他這種豐富的人生經驗，使得他的作品生出力來。他的夫人說他是一個充滿了好奇心，膽大，富於動性，有女子一樣的爱情與直覺，熱烈的頭腦和堅強的自信的男子。我們讀他的作品，再看他的生活，知道倫敦氏確是這樣的一個人。

他對於生的念頭，本是很強烈的，他時常對他的夫人說，他最怕的就是死。誰料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那一天，他剛四十一歲，竟服了毒藥，結束他最愛的一生了。他爲什麼要自殺呢，原因不明。大概像日本的芥川龍之介似的，所謂失去了生命的愛（love of life），對於

這社會這人世，無所眷戀無所期待而死去的罷。

這本書我五年前，在東京第一次讀它的時候，使我受了大大的感動。可是隨便讀下去，並不覺得什麼大困難，一拿着筆譯起來，可就不容易。單這個書名，真費了不少的考慮。由野性的呼聲改爲野性的呼喊，又改爲野性的呼喚，又想改爲野性的誘惑。後來看見了郁達夫先生，問他的意見，他說譯作野性難馴罷，徐志摩先生（可憐他現在已經死了）對我說，譯作野性的復活也很好。野性難馴確是譯得好，似乎又不成爲一個書名，野性的復活似乎又太意譯了，最後我還是直譯地用了野性的呼喚。

這本書是我在去年暑假中譯起的，剛譯到第四章的時候，安徽大學一定要邀我去教書，我便把稿子原書一齊帶去，總想在教書的餘暇，抽點工夫把它弄完，誰料在那裏一住半年，從沒有拿過筆。到了上海，中日兩國打起仗來，飛機大砲，弄得我們無日不在與奮與驚恐中，正在想寫一篇小說，實在無心再來譯書了。恰遇着友人張夢麟先生閒着在上海，我便託他把後面兩章代爲譯完，他慨然地應諾了。這本小書的完成，我是得向張先生重謝的。又末附之二短篇亦出自張先生手筆，也應在此說一聲。

附錄的一篇賈克·倫敦的小說，是出自廚川白村氏的手筆。廚川氏這名字，在中國是無庸介紹的。這篇文章，做得更出色，他不僅細心地讀過倫敦氏的作品，並且還親自到夏威夷島去訪問過他。在他這篇短文裏，明白地指出了倫敦氏的藝術觀與人生觀，並且對他那幾本重要的小說，也都深切地批評到了。

最後，我得謝謝錢歌川先生借我參考書，間接地幫助了我。

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劉大杰識於上海

野性的呼喚

野性的呼喚

野性的呼喚

野性的呼喚

野性的呼喚

野性的呼喚

賈克·倫敦的小說

廚川白村作

橫濱開船的第十幾天罷，是春洋丸到了呼爲太平洋上的樂土的夏威夷島的那一天。冒着雨一上陸時，在給我當引導的某君的話裏，聽說賈克倫敦前幾天來到這裏從事創作的事體。在現今美國的文壇，以第一流作家知名，再在英文小說界佔有特異的地位的這位作家的小說，我在以前讀過兩三種，覺得很有趣的。把狗與狼的生活，用這位作家一流的筆法，寫做像人間故事的野性的呼喚（Call of the wild）白牙（White Fang）等名作，我記得我在狂犬裏曾引徵過。意外地聽說這位先生在這絕海的孤島逗留着，我想我必得去會他一面。仔細一打聽，說他租得西塞德旅館的別莊，和他的夫人一同住在那裏呀！傲慢地這別莊是在往博物館水族館和望月俱樂部去的途中，所以我就冒着在夏威夷島都說是稀有的烈雨，坐上汽車，登上訪問之途了。立即出來接我的倫敦氏，曾在雜誌上的照片看過的那樣，是一位大漢子。身長六尺的偉丈夫，面額上帶着在美國商店和銀行的事務員常有的青「塞羅特」的 Eye-shade，是一位無鬚的男子。他那血氣很好的面龐，頑強的骨骼，都不是世人所說的文士派，真令人想起他是長期間出

入於下級勞工之羣，乘一葉扁舟橫渡大洋的朋友。在被雨洗得青青的熱帶樹的葉蔭，美麗的掩映的清雅的一室，擺一個桌子，一個雜亂地擺着二三十冊小說雜著之類的書架，置在身旁，他就在那裏從事創作。

我先將來意說明白，以後就談到他的舊作。我說，我聽過當日俄戰爭，他爲報館的通信員曾到過下關的事體時，他說，不是，比這個以前，就知道了日本的海岸。問他有沒有以這夏威夷作材料的作品時，他答說在矜誇之家的短篇集裏，寫有這個海島的故事。我說『如像害肺病的斯蒂文生往南海的沙木阿島去執筆的事體同樣，在這樣美的南國之海濱，靜養詩興，定能進行創作的「工作罷」的時候，他說他自己和斯蒂文生兩樣，身體是像這樣的康健，不過到今年六月底，還是預備住在這裏的呀，這樣說着就把他那大的胸膛挺出來，自誇他的康健。我因爲同行人在門外等着有點着急，或長坐時有妨害他的工作，心裏覺得對不起他。所以說了十五分鐘的閒話，就想着走開。他說：『下回一定要到加里佛尼亞我的家裏來訪我，那真是個風景很好的地方。』說了以後，就把他家的照片拿來說明。歸去的時候，他更緊握着我的手，期望再會地分別了。

從那以後的一星期了，我被太平洋的浪搖着，等到舊金山上陸住一宿的時候，我便急忙地